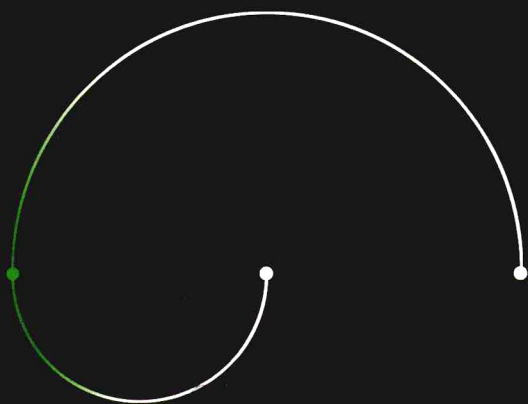


雪城

龚锺尔 著

成追忆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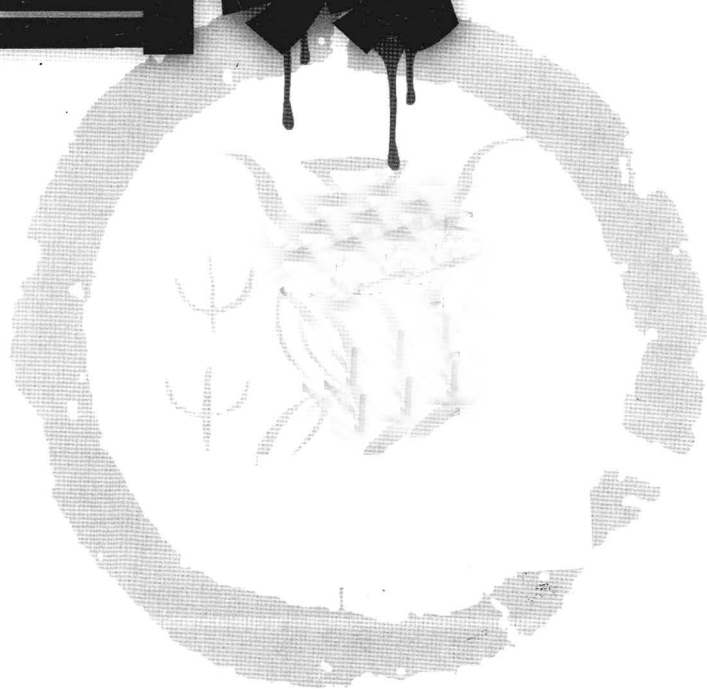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龚钊尔 著

成追忆 主编

雪城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城 / 龚钊尔著; 成追忆主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306-6096-6

I. ①雪… II. ①龚… ②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76697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375 插页2 字数243千字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28.00元

龚钻尔

山东滕州人,理科出身,前资深媒体人,科学松鼠会成员。大学开始发表文字,毕业后赴京创办《中国国家天文》,任职《中国国家地理》,后就职于中国航天。著有航天读物《别闹了,美国宇航局》等。

道德规范充斥的中国历史中隐藏着深邃的物理学背景，《雪城》将全面更新人们对经典历史的看法。一本中国式的虫洞穿越作品，很值得看。

——吴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科幻作家）

一部奇特的科幻小说，对人类、生命、科技和历史充满思考。

——韩松（知名科幻作家）

龚钻尔已经写了几本颇为好看的科普书；现在，他又在科幻创作方面展现出令人艳羡的才华。将我们深厚广博的历史与科学幻想相融合，不是龚钻尔首创，但他的探索却别有新意。

——姚海军（《科幻世界》主编）

中国科幻需要新鲜血液，科幻同仁欢迎新锐作家。

——郑军（科学作家、活动家）

龚钻尔的长篇小说《雪城》中的科幻像一个比喻，揭示每个人的出生入世，就像遭遇时间逆转一般。

——姬十三（果壳网 CEO，科学松鼠会创始人）

龚铎尔的长篇小说《雪城》将历史谜团和科幻构思巧妙结合，有历史、有现实、有未来，故事精彩，寓意深刻，叙述方式特别。我看到了他宝贵的坚持，看到了一位八〇后航天作家极富人文关怀的另一面！

——欧阳自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天文台高级顾问）

为什么人类至今没发现外星人？也没有外星人和我们主动建交？龚铎尔在小说《雪城》中，通过反思人类文明，解释了这个问题的！这也许就是答案？！

——刘兴诗（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世界科幻协会中国首批五个会员之一）

小说《雪城》用规整奇特的三相交叉叙述，讲述了一个表面通俗、内涵深刻的科幻故事，再现了我们每个人隐藏于心底的三种状态，是一部坚守梦想、抗拒世俗、唯美残酷的浪漫之作。

——王晋康（中国当代科幻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科普作协会员）

《雪城》选用最有大众话题基础的『外星人』和『时空穿梭』两大元素，用最简约、最流行的方式，剖析了外星智慧生命为何不能现身地球、时间如何穿梭等科幻问题，也描述了作者对人类未来的预见与关怀。这是一个八〇后科普作家的纯文学试验，值得一读。

——董仁威（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兼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

我记忆长河中的二〇〇八年,那一年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开、闭幕式上中国人用自己的奇想天动来震撼世界;我的邮箱这一年底也平添了一个八〇后作家的妙想小说,这个八〇后作家叫龚钜尔,名字与法国的文学大奖“龚古尔”奖一样,只是多了一把开拓世界的锋利的“钜”。文章会,武状元——文武双全。当然,当年的文字还与大家今天看到的大相径庭,但却让我结识了一个想在写作中推陈出新的头脑。

今天的《雪城》阅读门槛很低,并不在于作者刻意地卑躬屈膝,讨好读者;而是开拓创新,让读者吐纳自如。我在二〇一〇年创办并主编“科幻文学馆”书系,那一年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完结,随后引发二〇一一年的科幻潮动,伴随着二〇一二年末日般的科学谣言年,科幻阅读市场进一步成熟,这和美国五六十年代的科幻“黄金时代”是很像的,刊物培养起来的科幻迷群体逐渐“变身”成长,与之对应的是编辑和作者(他们很多也曾是科幻迷)要“合体”,多“合体”成些“大力神”才算修成正果。

我很喜欢有中国历史的科幻,因此我策划和编选了长铗的科幻小说集。人喜欢颠覆历史、重解历史。黄易的《寻秦记》就是个例子,算上盗版,在华语世界它估计有几千万的销量,堪比武侠小说。后来钱莉芳的《天意》让我开拓眼界,小说中把那么一段众所周知但是又众

说纷纭的历史事件，添加上一个具有十足科幻意味的背景，简单说来，就是给出历史背后的原因，而这原因，是科幻的。写韩信，点子很酷。又结合中国古代传说，有很浓厚的本土色彩，这是中国科幻应该走的一个方向。

如今，钱莉芳又推出了《天命》，同样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这类小说在中国读者中广受欢迎，是否就暗示着，以历史作背景的科幻小说，较之那种完全天马行空、描写外星人或机器人的，在当今中国更有商业上成功的可能呢？毕竟现阶段中国人的整体知识水平接受“硬”点的科幻不如欧美和日本读者，真正对科幻的热爱与共鸣仍然局限于科幻迷这个“小圈子”里面，这和我前面提到的美国五六十年代的科幻“黄金时代”的状况也有类似。

好在高校的扩招和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民族素质的提升让大众和科幻拉近距离，诺兰的《盗梦空间》和琼斯的《源代码》在国内被影迷津津乐道。这两部电影开篇均不修“做梦机”和“量子力学”的普及课，直奔主题。观后看懂与准看懂的人比例奇高，再对比票房飘红。这放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综上所述，中国和西方的科幻成熟度至少差距三十年以上，很远吗？我看不远，中国科幻和中国国力是并驾齐驱的，也许十年，就像中国经济的速度一样，我们就能拥有比肩欧美的科幻了，不管是“软”的、“硬”的，还是“软硬兼施”的。

前提是我们百分之一百地努力，写的、读的和编的等于我们。

雪城·薛城·血城

钱莉芳^①

《雪城》是一位八〇后科幻作家的纯文学试验，小说的内容、思想、结构皆有创新。

作者特别采集家乡流传千百年的民间传说，注重对历史神秘疑团的挖掘，注重与科幻兴奋点的有机结合，对人类、生命、科技、宇宙、地外文明等都有自圆其说的演绎……

在写法上，《雪城》尝试了一种三相交叉的多维叙述方式，即对小说中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事件，常常用三个角度来观察，多层次、多维度呈现，就像三台摄像机对着同一件事进行拍摄。小说正是依靠借助三位出身、见识差异巨大的主人公，将小说分离成三个角度、三种层次。三相叙述，共同作用，一步步揭示情节。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画面、不同的解说，让读者有较为立体的感受。

小说以《史记·孟尝君列传》为背景底本，讲述古薛城灭亡前一年发生的事。薛城是一座真实存在的战国名城，《史记》记载薛城有“六万余家”，三十万人口，在孟尝君治下繁盛至极，仅次于齐都临淄。后孟尝君死，齐魏共灭薛，薛城城破人亡。

^① 钱莉芳，中国当代历史科幻文学的代表作家，江苏无锡人，钱钟书先生的同乡，五代吴越国开国帝王钱镠的后裔，目前在一所中学做历史教师，并对秦汉时期的历史烂熟于心。著有长篇科幻小说《天意》、《天命》等，曾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特别奖。

作者以“科幻”喻人之出生，命运危浅，无常无奈，生在何时何地，就像遭遇时间逆转一样无可选择，难以预料。作者还通过简单的科学数据推算，算出现代人拥有相同的祖先且数量惊人，诠释了传统伦理的诸多荒谬。因此，小说《雪城》有很多探讨生命困境、文明前途的内容。

《雪城》有浓郁的战国历史颜色，但与一般历史小说不同，《雪城》主角都是无名小辈，讲述的是三个来自不同世界、有不同期待的小人物，在大人物掀起的大事件中，彼此掩应、苟活求生的故事。小说中的知名历史人物仅是配角，主导看不见的情节而使用。

与一般科幻小说不同，《雪城》中科幻色彩简约、清晰，选取的都是一般公众最感兴趣的流行元素。科幻不是作者追求的主题。科幻只是这部小说的有趣手段。

《雪城》是一部唯美残酷的成长童话。“雪城”既是薛城的谐音，又是这座冰雪之城的别称。

就像“雪”兼具冰冷和纯洁的双重特质，雪城是美好的，也是罪恶的。这里既有原始的力量、单纯的爱情，又充斥了各种阴谋和杀戮，经常“把美好毁灭了给人看”。甚至，当你看到“十夫人政变”、“薛城版国人暴动”等各种荒唐血腥的场景，会不由自主地怀疑，这到底是“雪城”，还是“血城”？作者以“雪城”为题，是否有着更深的含义……

而所有这一切，都常常使我惊异，为何一位八〇后作者，会有如此沉重而复杂的心境和笔调？难道真像传说中的那样，五年就有一个代沟？

《雪城》的行文风格，也是那样的矛盾，有时玩世不恭，有时沉重冷酷，有时严肃理性，有时却跳脱不羁。令人叫绝的是，当那些时代特征明显的语言从那些古老的人物口中说出，你以为作者是在玩黑色幽默，等最后真相大白，却发现一切竟然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雪城》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文中几度出现的“九鼎”、“占卜”等

意象,使我有一种老友重逢的亲切感。小说成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很多先秦青铜器上有铭文载事?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那些神神道道的占卜之术?并且合情合理,甚至让人感到,如果答案不是这样,反而无法解释了。

总之,《雪城》是一部复杂的、可以供人从各个角度玩味的长篇小说,为防剧透,在此不多做说明,请读者们自行探索品味。

木厲人与土厲人相与语。木厲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厲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

——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

甲

若干年后，当我置身荒原，周围人迹罕至，我依旧有那种感觉——我无法确定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人，还是过往世界一朵待醒的梦……

那是一座终年飘雪的战国城池。

无论冬夏，几乎每天都有雪从天而降。

冬天，那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让人透不过气，在雪量最集中的宫殿附近，若不是有人不间断打扫，积雪常能没过屋顶；而夏天，那雪则星星点点，如霰似露，在燥热的空气中泛飞舞动，即落即融……

这座战国城池就是位于齐国西南边陲、齐楚魏鲁四大国交界处的薛国薛城。它是“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的封地。

因为两年前气候异常，薛城上空开始莫名飞雪，这座城池又被食客们美称“雪城”。很多食客笃信，薛城的雪，大有来头，是祥瑞之兆。本来就名震列国、来者不拒的薛城，更加吸引了游侠的注意，纷纷前来投奔……

我掉落薛城、成为刺客时，正值孟尝君将死未死。他曾经豢养的几万名身怀绝技的食客，开始随薛国各派系肇事裹乱。而齐魏两国的

军队也正磨刀霍霍，只等孟尝君一死，便举兵攻伐薛城……

我出生在公元一九八〇年一处偏僻的农村。过去我常常幻想，自己为何不是生在高度发达的未来，比如公元三〇一二年？那样，我就能沉浸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我记得教科书上曾如此这般言之凿凿……按需分配的未来世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多快活？！

可在我十四岁之前，农村家里甚至还没有电。

没电的夜晚总有很多故事。特别是夏天的傍晚，邻居们常三三两两，聚在村东的小魏河河岸，一边纳凉，一边消遣村西薛国故城的神秘故事。关于古薛城的故事，多半是些不知年代、瑰丽离奇的传说：

有的说小魏河河底有一盘神奇的磨盘，紧紧盖住连通东海的海眼，说若没那巨型石磨压盖，海水就会倒灌进小魏河，泛滥成灾；有的说古薛城里有一只闪闪发光的金鸡，常在午夜“咯咯”觅食，走近了去找，却又什么也发现不了；还有的说城里常有佝偻老者在晨雾中醉酒行吟，考验凡人是否识货，能否听懂神仙的谶语暗言，那样凡人便能觉悟成仙……^①

一九九四年中秋节后的一天，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首先，村里拉上了电。电工挨家挨户给村里装电灯，终于在傍晚时分给我家也装上了。在电灯的照耀下，夜晚一下子亮成白昼。一直面对煤油灯昏黄光线、怪异气味的我，对光洁耀眼的电灯着迷极了。

其次，那天傍晚，天空突然开始飘起鹅毛般的大雪，整个村子都沸腾了。要知道那时节才是中秋，虽也有冤大仇深的“六月飞雪”戏文传说，但大家毕竟都没经过。眼见中秋节就下大雪，村里人都觉着新奇。

我对当时的天空突然下雪并没太多关注，我更关心电灯，它太亮了。

^① 以上传说皆采自作者家乡的民间传说，加工后，与小说后续情节完成嫁接。

我对以电为标志的现代世界,充满了渴望。

当时,我整个人非常兴奋,迫不及待地要亲试电灯开关。其实,那电灯根本没有开关,全靠手拧上拧下控制亮灭。

我趁父母不在,偷试开关,手指却一不小心触到了灯泡的金属帽——

我突然就感到手指被它扎住了,整条手臂瞬间就不自觉剧烈抖动,像被绑在打麦机急速晃动的筛子上,随即是大半身子都感到疼痛酸麻——我下意识想抽开手,可根本使不上劲——眼前的景物直泛红光,开始模糊不清。

突然间,我眼前全黑,感觉身体开始往地下沉陷,四面是呼呼的风声……那感觉像是在暗夜的云端飘飞,又像是被沙漠漩涡吞陷……

我害怕极了,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

“扑通”一声,如一记闷雷,摔得我脊背发麻,干咳不止,幸而地面柔软,才没有摔死我。我像是从一个悬空处掉落。而刚才风驰电掣般的巨响,突然全没了,世界一片安静。

我挣扎着坐起来,发现自己竟赤身裸体,坐在一片青草依依的河滩上,差一点就滑进了不远处的一条大河里。河边清凉湿润的空气,直入肺腑。

那河足有一百多米宽,河水正汤汤流逝,红色的朝霞倒影全碎在荡漾的水面,正如金鱼一般游跃。不远处则有一座石桥,河水流过时,与石桥发生牵绊,正发出潺潺的流动声……一切如幻境一般。

我很吃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

黑黑的夜晚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明亮的清晨?刚才那风驰电掣、沉陷摔落的感觉,又是怎么回事?

我下意识摸摸头,发现自己留了好长的头发,竟然只剩下了短短的发根。

我又摸摸肚子,分明有一种刚吃饱晚饭的感觉,甚至之前晚饭桌

上碗筷相碰的声音，还响在我的耳中，“M”状的电灯钨丝还闪在我眼底……

我想自己大概死了，到了人们常说的奈何桥边。

乙

我阻止不了自己的大脑。我身上也就这瓶糨糊发达了。它像一头无法驯服的野兽，常常不自觉迫使我回忆过去。

我承认，我患有精神病。

我曾生活在公元三〇一二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或许古人曾羡慕过我这种生活，但我已不以为然。人总把未来想得过于美好，甚至把万千希望都押在明天。

两岁时，我便被医生诊定为重度抑郁症。

据医生估计，我这种人长大后将为极为敏感，情绪消沉，自杀倾向很高，很难挺过十岁。

记不清多少日子了，每天夜里，我都会为医生的那个诊断恐惧不止，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而到了白天，天一亮，人一多，我又觉得没什么。未来人不都就这样吗？抑郁症人人都有，自杀的念头更是如影随形，可生活还得照旧。

活着，似乎只是一种状态。

得知我的病情后不久，我的父母也抑郁难当，先后自杀了……我一点也不惊讶，也不伤心，我甚至觉得犯不着。我和父母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他们仅是我的生理学父母。在未来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已暗淡。每个人既不会哭，也不会笑。

“时间虫洞”事件发生时，我刚好十四岁，已是一个中年人，大大超出了医生对我寿命的预期。

我常会因此而兴奋，因为继续活着的我，证明了那些耸人听闻的医

生们大错特错了。他们貌似生命的拯救者，实际上什么也救不了，人类的寿命骤减至三十岁就是明证。

不过，情绪反复的我，也兴奋不了几秒。那个断定我十岁前会自杀的医生，四年前已经自杀了。他也有严重的自杀倾向。一想到那医生，窃喜的刹那，我又会心灰意冷，转而可怜他，进而可怜自己。这说明我高傲的反证，什么也证明不了。

我总有一种赶不上趟的感觉，生活像是在充满浓胶的海洋里游泳，每活动一下，都十分费力。我总是无能为力，很累，却靠不到岸。

在那段未来岁月里，白天，我常常躲在防辐射窗后面，用散漫无光的眼睛，望着阴霾的天空，看窗外飘落如尘的雪。

那雪似有所触，可又说不清楚。它们能助长绝望，却也十分美丽，只是不能触碰，末日战争过后它们仍有辐射残余。人若外出，必须把身体裹在隔离衣里。

而整天待在窗玻璃后，终日被机器看护，一直这样到死，仿佛有点不对头。

为了排解封闭生活的沉闷与无聊，我常会驾驶飞车狂飙，找刺激，找乐子。我一度认为，追求刺激是我在那个世界存活是唯一理由。

我的飞车是矛盾推进公司民用最新款，速度惊人。驾驶它的最大好处虽不如该车广告所吹嘘的——“使别人的时间变快，使自己的衰老变缓。”但也的确很刺激。

矛盾推进公司是未来世界政府管控高技术企业，专注航空航天器设计与制造。据说，它甚至已研制出可超光速飞行、实现空间折叠跳跃的无人航天器——“考古驴”。“考古驴”是专门帮历史学家观察、回望历史用的大口径望远镜式卫星。历史学家总想借助它们，弄清楚公元二十四世纪那场重创人类的末日战争，到底是怎么触发的。除了“考古驴”，矛盾推进公司还在积极进行“时空穿梭干预试验”，试图通过对非现实时空中的人与物，施加物理作用力，影响历史……当然，这都比较难，还没听到他们成功的消息。